

沉香雪

是今
著



掳掠表哥私奔，抗拒京城选秀，
向王爷表白，求皇上赐婚，还有什么是她慕容雪不敢做的？
千金闺秀破釜沉舟，与冷面王爷演绎逆袭绝恋！

晋江最具实力古言写手【是今】殿堂力作
独家赠送甜蜜番外

沉香雪

是今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pmc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沉香雪 / 是今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
2014.9

ISBN 978-7-5059-9093-7

I. ①沉… II. ①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19695 号

沉香雪

著 者: 是 今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朱彦玲

责任编辑: 刘 旭

封面设计: 博雅工坊·肖 杰

复 审 人: 郭 锋

责任校对: 娄 澜

责任印制: 周 欣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389137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 liux@clapnet.cn

印 刷: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×1230

1/16

字 数: 220 千字

印 张: 17.25

版 次: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59-9093-7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

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一章 私奔 // 001

第二章 拒绝 // 015

第三章 告白 // 034

第四章 赐婚 // 046

第五章 新婚 // 069

第六章 心计 // 084

第七章 隐情 // 098

第八章 芥蒂 // 113

第九章 欢情 // 133

第十章 礼物 // 143



目

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十一章 和离 // 157

第十二章 反悔 // 162

第十三章 辜负 // 178

第十四章 醉酒 // 182

第十五章 获救 // 193

第十六章 筹划 // 209

第十七章 破绽 // 226

第十八章 误解 // 240

第十九章 废后 // 248

第二十章 释疑 // 257

番外 // 266

杏花三月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。

一湾春水，半城柳烟。耶律彦负手站在桥头，长身玉立，风拂袖而过。他只是往那里随随便便地一站，那桥头石柱上刻着的“月牙桥”三个字仿佛都在他的映衬下亮丽清雅了几分。

他看了看这草长莺飞的江南春景，才步下桥头，慢悠悠道：“听说这里一味酒楼的水晶包子很有名，尝尝去。”

“王爷，这外头的吃食恐怕不大干净。”

耶律彦置若罔闻，负手下了月牙桥。他们沿着浣花溪边的青石板路，找到了知县秦之昂所说的一味酒楼，挑了一个门口的位子坐下。

酒楼就在浣花溪边，门口是一棵二人合围的垂柳，枝条垂地，绿意清新。小桥流水人家，这里果然是个清雅幽静的好地方。

“来两笼水晶包子、两碗粥。”

很快，两笼水晶包子送了上来。耶律彦从袖中拿出一个细长的银盒，从里面取出一双银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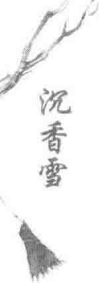
这包子，果然是精致得很，比铜钱大不了多少，每个上面都是三十六个褶儿，薄得几乎透明，可见里面的汁水在荡，拎起来却不破。细细咬个小口，一口香而不腻的汤汁便滑入了口中，瞬间唇齿生香。

这时，门口进来了一男一女。

即便见惯了绝色的耶律彦，也不得不承认，眼前这位少女，实在是让人惊艳。

她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，眉眼如描如画，色如春晓之花，特别是那双眸子，秋波潋潋，灵动澄澈，仿佛噙着一波盈盈的水，看得直教人沉溺下去。

她穿着一件杏色的薄纱明衣，下面是一条百鸟裙，晨光里，那百鸟裙流光溢彩，灿烂夺目。没想到在一个小小的县城里竟然也能见到百鸟裙这种比较豪



奢的衣服。

慕容雪无意间抬眸，正对上耶律彦的凝睇，当下心里便怦然直跳。她从未见过如此潇洒俊逸的男子，那姿仪之美，让人惊叹。尤其是剑眉下的一双星眸似有摄人心魄的灵力，她一眼望进去竟有点痴了。

耶律彦对女人花痴或惊艳的目光早已麻木，冷冷扫了她一眼，漠然转过了头。

真是好丢脸，居然被一个男人迷了眼，慕容雪回过神来，捂住怦怦乱跳的心口，对裴简笑了笑，说：“坐啊，别戳着跟根竹竿似的。”

裴简居高临下地瞥了她一眼，凶巴巴道：“自己长得矮，还不许别人长得高啊。”

“你想吃什么？”眼下正是求他的时候，得罪不得，慕容雪对裴简一脸讨好地笑着，波光潋滟的眸里宛如融了一湖闪烁星光的碧水。

裴简翻了个白眼，说：“牛肉面。”

“好没品位哦……”慕容雪幽幽叹了口气，转身扬起手，对小二脆生生叫道，“四碗牛肉面。”

不一会儿工夫，四碗牛肉面放在了桌子上。

慕容雪早上从不吃荤，挑了几口面条，便放下了筷子，巴巴地等着裴简吃饱喝足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复。

但是，没良心的裴简抹了抹嘴，正色道：“我真的不能带你私奔，舅舅会打断我的腿的。”

“可是，你忍心眼睁睁看着我掉进火坑吗？”

“选秀未必会选上你啊。”

慕容雪瞪着一双明媚清莹的眼睛，更加认真地说道：“一定会选到我啊，我长得这么美。”

说完身后传来一声压抑的闷笑。慕容雪正欲杀过去一记眼刀，偏头一看却是那风姿清雅的男子，脸上便不由得挂了一丝红晕。

她回过头对裴简小声道：“你娶了我，慕容家的一切就是你的，咱俩是亲戚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啊。”

“别，尽情地流吧，别给我。”

“咱们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”

“别，我和你不熟。”

“你看，你这话就见外了。小时候上茅房，每次都是我给你送手纸，你都忘了？”



裴简“噉”一声跳起来：“再提我就跟你翻脸了啊。”

袁承烈支着耳朵正听得津津有味，忽见眼前人影一闪，那少年“嗖”一下蹿了出去。紧接着，少女拎着包袱追了出去。

清晨的浣花溪边，柳如烟水如雾，那少女的身影如同一抹最亮丽的春光，只可惜春光有些撩乱，她一手提着裙子，一手挥着包袱。

“抓贼啊！抓住他，谢银十两！”

袁承烈不由得一怔，这两人不是表兄妹吗，怎么转眼表哥成贼了？还未反应过来，只见身边人影一动，耶律彦已经追了出去。袁承烈连忙也跟了出去。

两人这一追不打紧，暗地里藏着的宿卫也都惊动了，从道路两旁包抄过去。酒楼里的几个吃早点的客人也追了出去。

耶律彦和袁承烈都身负武功，追个人自不在话下，前头齐崭崭五个宿卫拦住了裴简的去路，后面耶律彦、袁承烈追上来，很有默契地一左一右拦住了人。

裴简泄气地翻了个白眼，扶着一棵柳树喘气。

“偷东西，送官府。”

慕容雪疾步赶到，忙道：“别送官。”

耶律彦扭头看了她一眼，问道：“他偷你什么了？”

慕容雪捂着胸口喘了口气，一本正经地吐出一句话：“嗯，就算是感情吧。”

袁承烈忍不住“噗”的一声笑出来，连那五个面瘫宿卫的面皮都抽搐了几下。

耶律彦顿时有一种被人调戏了的感觉，他沉下面色，伸出一只修长干净的手，冷冷道：“姑娘，谢银。”

慕容雪怔怔地看着他，心里怦然一阵跳，好似冻土蓦然开裂，丝丝缕缕的春风灌了进去，她仿佛看见自己心田里转瞬间便摇曳出青青的苗来。这个无人知晓的秘密，让她脸红心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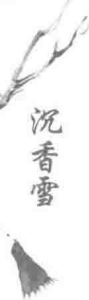
“多谢二位仗义相助，慕容雪感激不尽。”她说话算数，将十两银子奉上。

慕容雪微红的脸颊，比海棠花还要娇艳。袁承烈心里默念着她的名字：慕容雪……只觉得无比旖旎美丽，正配得上她的灵秀可爱。

耶律彦毫不客气地将银子接过来交给袁承烈，笑了一笑：“不客气。”

他笑得可真是好看，江南最美的春色都抵不过他一记淡淡倦倦的眼波。慕容雪心中顿生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感觉，满心的温柔缱绻皆被勾起，来势汹汹如春潮奔涌。

这种心跳失控的感觉是她平生第一遭，莫非，这就是众人口中所说的一见



钟情？

她鼓起勇气问道：“敢问公子大名？”

耶律彦淡淡一笑，回道：“在下名叫叶律。”

叶律，慕容雪默默念着这个名字，只觉得一股清甜的甘流在唇齿间流过，沁得心脾一片幽然甜美。

“多谢叶公子。若叶公子不嫌弃，慕容雪想和叶公子交个朋友。”说完，她又后悔得恨不得把舌尖咬掉。女子最要紧的是矜持啊。

耶律彦点了点头：“不胜荣幸，叶某最喜欢结交像慕容姑娘这样出手大方的朋友，后会有期。”

“后会有期。”慕容雪红着脸和他道别，一边走一边心里暗暗懊恼，自己为什么要说后会有期，应该问清他的居处登门拜谢，然后……可是，那么主动的话，会不会让他瞧不起，以为她是个轻浮孟浪的女子？

看着佳人的背影，袁承烈啧啧道：“王爷您还真要她的钱啊。要是被人知道您的身份，岂不是有些……”“丢人”两个字在他舌尖上打了个滚儿，又被 he 吞了回去。

耶律彦淡淡地看他一眼，说：“凭自己的本事挣钱，从来就不是丢人的事。”

袁承烈默然。

裴简上了月牙桥，死活不肯跟着慕容雪回去。他扒着桥上的一个石狮子哭丧着脸道：“阿雪，舅舅要招赘上门女婿不假，可是裴家只有我一个儿子，我真的不行啊，求你放我走吧。你若是怕被选上，再赶紧另找一个夫君便是了。”

“你竟然见死不救，太不仗义了。”慕容雪气得鼓起了嘴。一时半会儿去哪里找合适的夫婿，而且是甘愿当上门女婿的男人？

裴简嘿嘿笑道：“你模样又丑脾气又坏，一准选不上的，放心好了。”

“你走吧。”她一跺脚，转身气腾腾地下了桥，头也不回地撂下一句狠话，“你不娶我，会后悔一辈子的，哼！”

刚好袁承烈和耶律彦从桥下经过，听见这句话，都不禁微微一哂。

慕容雪回到回春医馆，脱下百鸟裙，换上了一件果绿色的家常裙衫。今日本想着和裴简一起私奔，所以特意穿上她最值钱的衣服，戴上最值钱的首饰，银票也带得足足的，可是他死活不肯，还让她白白扔了十两银子，好不叫人懊恼。

她顺手拿起针线筐里的一条汗巾，用小剪子唰唰剪了个口，“刺啦”一声撕成两半，接着，又是“刺啦”一声。

丁香一听这声音，便知道小姐今日的心情不大好。这位回春医馆的大小姐有个奇怪的癖好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喜欢撕布，发泄完了，便雨过天晴。

果然，随着那汗巾成了一条条的小细布条，慕容小姐的脸上便又恢复了一副娇若桃李的容颜。

丫鬟佩兰熟门熟路地将地上的细布条收拾起来拿去纳鞋底。

丁香立刻奉上一杯温温的酸梅汤。

慕容雪从未大清早地就吃牛肉面，刚才吃了几口，这会儿正觉得口中发腻，一见这酸梅汤，当即笑开了颜。

喝完了酸梅汤，她懒懒地伸了个腰，像是小猫一样打了个哈欠，娇生生道：“我去睡一会儿，补个觉。”

为了准备今天早上的私奔，天还未亮她便起床，奔波了小半晌，这会儿真是困了。

到了用午饭的时候，慕容雪才醒过来，还未起床就听见“噚噚”的上楼声。

丁香喘着气道：“小姐，大事不好了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慕容雪一个激灵，翻身坐起，心里的第一个念头便是：是不是被选上了？

“前头来了一个男人，要老爷出诊，阿泰说老爷去了苏州府还未回来，那男子便急了，看样子是要闹事呢。”

慕容雪匆匆下楼便往前头去。回春医馆是一座三进的大宅子，最前头的一排六间门面打通作为接诊病人所用，后面的两进作为慕容家的后宅。

慕容麟作为远近闻名的名医，他的回春医馆里一向人满为患，许多外地病人都慕名而来，平素这医馆的六间门面都挤得满满的。因为月初慕容麟被苏州知府派人请去瞧病，这些日子，回春医馆才难得冷清下来。

慕容雪一脚踏进诊医堂，发现眼前的情景可比丁香说的严重多了，一个身材高挺的青年一只脚正踩在诊医堂伙计阿泰的肚子上！

慕容雪气得抄起桌上的一个捣药杵，呼地就朝那男子的肩头招呼过去。

男子仿佛脑后生了眼睛，反手一抄就将她的捣药杵给拿住了。

两人一照面，便都怔住了。

袁承烈立刻把脚拿下来，脸色赤红，干笑了一声：“慕容姑娘。”

慕容雪疑惑地看了他一眼：“是你要看病？”看这生龙活虎的样子也不像是有病啊。

袁承烈不好意思道：“是叶公子病了，腹泻。”



阿泰从地上爬起来，拍了拍屁股道：“方才说得那么严重，还以为是要死人的病呢。”

方才袁承烈心急火燎地来请大夫，偏偏慕容麟不在，阿泰懒得搭理他，一来二去两人言语之间起了冲突，便动了手。

一听耶律彦病了，慕容雪心里竟然忍不住欢喜跳跃起来。真是太好了，这不是上天赐下的良机让我再见到他吗？再一听是腹泻，她更高兴了。

“我随你去看看吧。”这等小毛病她还是能治的。虽然和她爹的神医妙手比差远了，但伤风感冒腹泻这种小毛病她慕容雪不在话下。

袁承烈自然求之不得，他以为神医的女儿医术自然也不会差。

慕容雪让阿泰备了药箱，便带着佩兰、丁香和阿泰一起跟着袁承烈出了回春医馆。

路上装作闲聊，慕容雪打听出叶律是京城人士，家境富足，还未娶亲，而且最重要的是父母双亡。这可是最合适不过的上门女婿人选了，她高兴得心里直冒泡，一路上笑靥如花，直晃得袁承烈眼前一片花团锦簇。

袁承烈领着几人到了一处宅院外，慕容雪看着这里，莫名有点熟悉，再一想，这不是县令孟之昂的一处私宅吗？这处小宅院名叫菊园，每年深秋，他都要邀请她父亲慕容麟来此赏菊。莫非叶律是孟之昂的亲戚或朋友？

慕容雪只带了丁香进了房间。

耶律彦半倚在窗前的一张榻上，修长白皙的手里拿着一本书，春光闲逸，人如画中。

她又激动又兴奋，还有点忐忑和羞涩，俏生生地站在门口望着他，心里忍不住怦怦跳了起来。

袁承烈笑嘻嘻道：“公子，大夫来了。”

耶律彦抬眼微微一怔：“怎么是你？”

“我爹去了苏州府，腹泻这种小毛病我会治。”慕容雪嫣然一笑，指了指丁香肩上的药箱，摆出一副胸有成竹自信满满的样子。

耶律彦挑了挑眉毛，心道原来她是慕容麟的女儿，怪不得衣着豪奢。那慕容麟是远近闻名的名医，诊金贵得吓人，是以家中十分富足，连县令也与他私交甚好。

“你也会医术？”

慕容雪嘟了嘟嘴，对他的质疑有点不满：“我五岁便认得二十多种药草呢。‘家学渊源’这个词公子难道没听说过吗？”

站在一旁的丁香忍不住弯了一下嘴角：可如今小姐您也勉强只认得清五十

种而已，“家学渊源”这个词还真的是不能一概而论啊。

慕容雪走到耶律彦的软榻边，不请自坐，端出一副神医的架势，道：“把手给我。”

耶律彦看看她，迟疑了片刻，才把手伸出来。

慕容雪纤纤玉指搭上去，还没摸到他的脉搏，自己的心跳先乱了。

他的手可真是好看，修长白皙却不显得文弱，掌心里还有薄薄的茧子，难道他会武？瞬间，她便联想到了他挥剑的样子。满堂花醉三千客，一剑霜寒十四州，那该是何等的风流洒脱？

“慕容姑娘，你诊脉需要多久？”耶律彦淡淡地问了一句。

她正在浮想联翩，被他的突然出声吓了一跳，立刻便心虚地脸红了。

她板着脸道：“把舌头伸出来。”

他纯属敷衍地吐了一下舌头。

她看着他的舌尖，心里又是扑通一跳，好似被他隔空舔了一口似的，脸颊上居然酥酥软软地一麻。完了，中了他的魔了。她赶紧避开了他的凝睇，再这样下去辛辛苦苦端着的神医架子全要被他的目光拆散了架。

“公子吃了什么？”

“水晶包子。”前几日他都是在菊园里吃的饭食，未有任何问题，唯有今日早上吃的水晶包子比较可疑。

“吃了多少？”

“一笼吧。”

慕容雪“噗”地笑了：“那叶公子下午可就闲不住了。”

耶律彦面色微微一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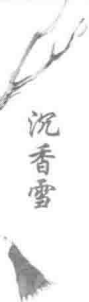
袁承烈不由得为慕容雪捏了一把汗：姑娘你怎么敢取笑我们王爷呢？

慕容雪浑然不觉自己的玩笑话有何不妥，继续道：“那水晶包子用了皮冻蟹黄等物，公子平素肠胃娇贵，初来乍到水土不服引发肠胃不适，才会如此。”

耶律彦冷冷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肠胃娇贵？”

“娇贵”这个词用在他一个大男人身上，让他很是不悦。他生平最不喜欢的就是别人因为他过人的容貌而对他另眼相看，慕容雪可谓无意间犯了他的禁忌。

慕容雪一本正经地回答：“自然是通过望闻问切知道的。”同行的袁承烈半点问题都没有，就他耶律彦腹泻，自然是平素饮食太过于精细，肠胃娇贵，受不得油腻造成的。



慕容雪体贴地说道：“我家里煎药方便，等会儿药煎好了我让阿泰送来。”

离开菊园，慕容雪便立刻问道：“丁香，方才我的样子是不是很有名医风范？”

“那是当然。”

慕容雪咬了咬唇，又不确定地问佩兰：“据说，男人不大喜欢太能干的女人，佩兰，你说我方才是不是表现得有点太能干了？”

“不，小姐表现得刚刚好。”

两大智囊一左一右地给她打气，将她鼓舞得信心满满。

踏上月牙桥，浣花溪水潺潺流过，杨柳风吹面而过，她心里溢满了微醺的气息。

他不仅生得好看，人也那么守礼，即便坐得那么近，也丝毫没有因为她生得美貌而多看她几眼，可见是个不好色的男人。她虽然自负美貌，但也不希望男人只是喜欢自己的脸，她更希望别人爱她的内在。

她满心欢喜地回到医馆，亲手抓了药，又亲手煎熬。阿泰和佩兰抢着要来，她却不肯，非要亲力亲为。煎药时被烟熏得双眼流泪，可是她心里欢欢喜喜。原来，喜欢一个人是这样的感觉，连吃苦受累都是甜的。

半个时辰后，阿泰提着一罐药汤，带着她的殷殷嘱托到了菊园。

袁承烈尝过之后，这才端给了耶律彦。

耶律彦踌躇了片刻，才勉勉强强喝了。

袁承烈又将那瓶子里的药丸倒出来七粒，陪着笑道：“王爷，慕容姑娘怕王爷拉得脱水，特意交代要服用七粒丹丸。”

耶律彦哼了一声，说：“放着吧。”

看这样子是不打算吃了。袁承烈也没办法，这位主子素来对吃食挑剔，能畅快地喝完一碗药，已属难能可贵。慕容雪若不是神医慕容麟的女儿，耶律彦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喝她的药汤的。

耶律彦本来对她的医术没抱希望，谁知效果竟然出奇的好，到了后半夜，腹泻竟然止住了。

慕容雪一大早便起床，熬了一小锅稀粥，放在精致的食盒里，亲自送去菊园。病中的人最需要的就是关心体贴，何况他又背井离乡来此，更是需要一份关怀。一路上她心里患得患失，既盼着药到病除，他能即刻康复，又盼着他多病几日，好让自己多有一些接近他的机会。

纠结了一路到了菊园，见到袁承烈，她便问道：“叶大哥好些了吗？”

“已经好了，多谢慕容姑娘。”

“不必谢。”慕容雪嫣然一笑，“我亲手煮了粥过来，给叶大哥养养肠胃。”

“那再好不过了。”袁承烈将她让进了屋子，心想这真是一个善良体贴温柔可爱的姑娘。

慕容雪以为病好了的耶律彦见到自己时定会对她感恩图报，谁知等她进了屋子，见到的却是一张比初见时更加冷漠的脸。

“这是我亲手熬的粥。”慕容雪还是笑吟吟地奉上食盒。

耶律彦却没有领情的意思，淡淡道：“多谢慕容姑娘，请问昨日出诊多少诊金？”

耶律彦公事公办的冷淡态度，让慕容雪有点受伤。她满心以为这将是一桩美人救英雄，然后英雄以身相许的风流佳话，可是事情的演变有点脱离她的想象。

“叶大哥不必见外。”为了显得更亲密，她把“公子”换成了“大哥”。

不料耶律彦拒人千里地回道：“医馆看病岂有不收诊金的道理？承烈，给慕容姑娘拿银子来。”

慕容雪看他当真，便收敛了笑意，问道：“公子当真要付诊金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慕容雪想了想，正色道：“诊金，三万两。”

“三万？”耶律彦手中的折扇“啪”一声合上了，然后笑了一笑。

袁承烈暗叫不好，耶律彦的脾气他摸得清清楚楚，通常发脾气之前都是要笑一笑的。

“为何如此之贵？”耶律彦微微眯着眸子，看着眼前花朵一样娇艳的少女，心里冷笑：本王长这么大，还没被人讹过呢，你倒是够胆子。

慕容雪一本正经地问：“叶大哥知道宜县的三宝吗？”

丁香和佩兰闻言一怔，她们是本地人，怎么都没听过什么宜县三宝？

耶律彦在掌心里拍了拍折扇，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
“一是一味酒楼的水晶包子，美味绝伦；二是回春医馆的神医慕容麟，妙手回春；三是宜县的姑娘，宜室宜家。”

身为回春医馆的宜县姑娘，佩兰和丁香互视了一眼，对慕容雪的总结深表赞同。但是，这三万两诊金又有何关系呢？

耶律彦也问出了这个疑问。

接下来，慕容雪那海棠花一样的小嘴便脆生生地说出了一串儿匪夷所思的话。

“公子吃了一味酒楼的水晶包子，被宜县的姑娘所诊治，而我，恰好又是回春医馆的大夫。因为牵扯到了宜县三宝，所以公子的诊金便价值三万。”她大言不惭地说完，自己也颇为佩服自己的灵活机变。

丁香更是佩服：小姐您可真能胡诌八扯胡搅蛮缠，不愧是老爷的亲生女儿，这漫天要价的本事可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。

耶律彦摇了摇折扇，道：“很遗憾，我没有三万两银子。”他风轻云淡的样子完全不像欠人三万两，倒像是别人欠了他三万两。

慕容雪等的就是这句话，马上就笑眯眯地看着他：“只要你答应一件事，我分文不取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耶律彦依旧含笑，心里却在磨刀。放眼朝野，除了当今圣上，还没人敢威胁他。

慕容雪嫣然一笑：“请叶大哥和袁大哥明日中午来医馆吃个便饭。”

“我若是不去呢？”

“叶大哥若是不来……”慕容雪咬了咬唇，放出狠话，“你不来，会后悔一辈子的。”说完，趁着脸上的热浪还没把面颊烫红，赶紧闪人。

这句话有点耳熟，耶律彦忽然想到了那日在月牙桥上，她对裴简说过类似的一句话，顿时脸色一沉。她拿他当什么？

慕容雪请吃饭，袁承烈非常想去，但耶律彦若是不去，他也不能单独赴约，于是便关切地问：“王爷明日去不去？”

“去，为什么不去？”耶律彦笑了笑，眼中却无半丝暖意。

翌日中午，耶律彦便带着袁承烈到了回春医馆。

阿泰一见，忙将两人迎进了后头。

慕容家的这座宅子，是一处典型的江南风格的庭院，白墙绿瓦，曲廊环抱，园中种着各色花草。

丁香早已候在门口，见到耶律彦，忙引着他走向后花厅。

一曲高山流水在寂静幽香的庭院里泠泠流淌，如水春光中，抚琴女子一袭白衣倚窗而坐，春光斜照，侧影如画。

“小姐，叶公子来了。”

琴声戛然而止，慕容雪婷婷起身，回眸一笑。

耶律彦微微眯起了眼眸，或许是春光太过于明媚，他竟有片刻的目眩神迷。

她身着一袭飘逸静雅的素白裙衫，长裙广袖的款式，显得腰身婀娜多姿，不足一握。腰间系了一条红玛瑙串成的腰链，颗颗圆润如珠，色泽明艳，正中

嵌着一块镂空白玉璧，雕的是花开并蒂。红白两色，衬得她珠圆玉润，光艳动人，婷婷袅袅如一朵白玉莲。

“叶大哥里面请。”慕容雪迎到门口，行动间，一股清新甜美的香气盈盈随风而来。

耶律彦踏过门槛，只见花厅清雅洁净，正中挂着一幅江雪独钓图。一旁的花架上摆着垂丝海棠和佛手，长得郁郁葱葱。

慕容雪嫣然一笑：“饭菜都已备好，叶大哥、袁大哥请上座。”

耶律彦扫了一眼，这才看见花厅里的紫檀桌上已经摆好了一桌菜肴，用同一色的白色盖盘盖着。

慕容雪拂了拂手，芙蓉立刻撤下了桌下的火炉，丁香、佩兰将那菜肴上的盖盘一一揭开，顿时，十二道色彩鲜艳的菜肴映入眼帘。

耶律彦锦衣玉食二十四年，见过的珍馐无数，眼前的几道菜竟出乎意料的别致，让他眼前一亮。味道如何不得而知，但色香味的第一个“色”字，便已经十足做到了极致。

每一道菜肴都讲究配色，唯一一道白莲藕没有配菜，但在盘子上做了功夫，绿瓷盘子上面点缀着几片铜钱草，还有一朵碗莲，像是一幅袖珍的荷塘风景画。

慕容雪看着自己的得意之作，满心期待地说道：“叶大哥请尝尝我亲手做的菜。”

“你亲手做的？”耶律彦颇为意外，上下看了看她，这千娇百媚的样子、纤尘不染的衣衫，无论如何也和庖厨挂不上边儿。

“是啊，不信你问丁香和佩兰。”慕容雪努力想要笑得谦虚一些，奈何这十六年来，慕容麟把她捧在手心里，恨不得将女儿夸成天上的仙女，在他眼里，谁都不及他的女儿聪明美丽。从小就听惯了赞扬的慕容雪，想要笑得温婉又谦卑，实在是很有难度。

不幸的是，她面前的这位，见多识广，性子挑剔，素来是个喜欢打击人的人。

慕容雪笑吟吟地将一双掐丝珐琅象牙筷双手递给耶律彦，他却没接，而是从袖中拿出自己从不离身的一双银筷。

慕容雪笑容僵了一下，银筷在她心里，那就是验毒的工具，难道他怕自己下毒？情人眼里出西施，小小的不快只是在心里一闪而过。她立刻就说服自己，他防备心重说明他成熟稳重，这是个优点。

她眼巴巴地看着他，心里赞叹，他连用餐的姿仪都如此好看，唯有如此风

雅的男子，才配得上她那风雅美丽的菜肴。

耶律彦毫不客气地将十二道菜尝了一遍，放下筷子，只是简单地道了一句：“还好。”

这两个字实在和慕容雪心里的期许相差太远，一时间委屈失望得连笑容都有点挂不住了。

为了准备这一桌菜，从昨天晚上开始，她便开始设计菜单，一大早便起来准备，足足忙活了一上午，才将这十二道菜做齐。然后又匆匆香汤沐浴，换上兰香熏好的新衣裳，以免身上有烟火气，忙得打仗一般，只为了得他一句夸赞。可是，他只是一句“还好”。

袁承烈看着慕容雪失落的小脸，真是不忍，恨不得将耶律彦的身份抖出来。不是姑娘你做得不好，实在是这一位从生下来的那一天起便锦衣玉食，山珍海味都吃腻了的人，一个“还好”，已经是了不得的评价了。

怜香惜玉的袁承烈赶紧捧场：“太好了，袁某从未吃过如此好吃的菜肴。”

话音未落，一道目光扫了过来，耶律彦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：怎么，王府的菜，你觉得不好？

袁承烈低头，默默将好不容易想出来的溢美之词又吞了进去。

耶律彦虽然给的评价不高，但吃得并不少。慕容雪一见他面前整整一碗珍珠米饭空了，便忍不住心里窃喜，立刻又亲手给他添了一碗。这说明，她的手艺还是不错的，于是，自信心立刻恢复了十分。

吃过饭，小丫鬟白芷、芙蓉将桌上的菜肴碗筷清下，佩兰、丁香捧来薄荷茶给众人漱口。这时，午后煦暖的阳光斜照进花厅，紫金香炉里飘过来清幽的兰花香。

慕容雪净了手，转头笑吟吟道：“我给叶大哥煮茶吧。”

耶律彦露出一个惊诧的表情：“你会煮茶？”

慕容雪立刻露出一个“那是当然”的微笑。既然厨艺没能让他惊叹，那就换一项来让他惊艳。反正她会的东西很多，自问比那些京城里的大家闺秀也不差半分。她知道他来自京城，所以今日这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“请客”，准备得很足，只为了让他对自己刮目相看，不小瞧了她这个县城的姑娘。

丁香和佩兰将煮茶的工具捧了来，放在紫檀桌上。

慕容雪净了手，先将饼茶取出来，放在鎏金双耳火炉上炙烤。

宜县虽是个小县城，但因慕容麟行医四方，见多识广，又对独生女儿爱如掌珠，慕容雪想学点什么，慕容麟从未阻拦过，便是想学骑马，也立刻请了人来教。慕容雪天资聪慧，想学的东西一学就会，只独不喜女红。